

對話香港的有機種植

春節過後濕冷多雨，今年香港的春天不容易。還好抓住了那個艷陽天，去到郊外，看見鄉下大大小小的農場依然生機勃勃。



柳絮紛飛 小冰

香港「新時代有機農場」總面積十萬平方呎，三萬平方呎用作魚塘和房屋，七萬平方呎用作種植。繞菜地走一圈，平時餐桌上的蔬菜差不多都看見了，也見到正在打理菜地的場主陳生。陳生原本是政府的公務員，當了十多年的白領之後突然有一天辭掉令人羨慕的工作，租下這塊地，成全自己的追求，並從此樂在其中。

「你們怎麼解決肥料的問題？另，治理害蟲也不是一件省心事吧？」我向他提出有機種植中的兩大問題。

「肥料比較麻煩，要使用經認證的有機肥料。目前我們用荷蘭的有機雞糞肥。」陳生道。

「從荷蘭進口！不嫌成本高？」「嚴格說來這已經不環保，天高地遠的，成本高不說，還產生碳排放。」

「害蟲怎麼辦？」「治理害蟲要通過實現生物多樣化來解決問題，允許環境中有不同的天敵存在，使之互相制約互相平衡。有些另類蟲子要靠人工抓蟲。此外，大棚種植也能為一些蔬菜防蟲。」

「怎樣解釋『生物多樣化』？」我攢攢的一大堆問題，遇到專家了。

「生物多樣化指地球上的多種生物，環境因它們的存在而相互交替，相互制約，相互平衡。蟲子原本是不多的，是人類釋放的二氧化碳太多，自然界來不及轉換，它們才有了更好的繁殖

機會。如果生物多樣了，生態平衡了，環境就平衡了。」

「原來如此！」

「大自然是慷慨的，很多動物因適應環境而生存，例如含羞草，為了保護自己，被觸摸時立即把葉子合上。但是生物學家做過實驗，當它們被反覆觸摸幾次以後，葉子不再合攏。」

「哦？含羞草，一種好可愛的植物！」我插上一句。

「植物的『遠距離播種』和『從水生到陸生』也不可思議。『遠距離播種』即種子隨風飄下，落地生根；『從水生到陸生』例如陸稻又稱旱稻。美國的加州和我國雲南一個少數民族地區，就有稻穀是陸生而不是水生。」

「有些植物具有堅韌的潛伏繁殖功能，當感到自我生存條件被制約，便喚醒潛伏的繁殖功能。例如香蕉，從種子繁殖到移植。」

「對了，這也印證了嘉道理農場的野蕉培育技術。」

「我也成功實踐了這一技術。」

種植本地植物，採用自然生態法耕作，減少修剪和移植。這裏是香港有機種植的一個縮影，陳生堅韌地守護著這片不大的土地，希望生態可持續發展。

江南的巷名

台灣著名作家高陽說過：「南宋的地名，清初的老屋，實在很能滿足我的『考據癖』。」

他在《我的老家「橫橋吟館」》中稱：「『橫橋』為橫河橋的簡稱。我家自明末由皖南遷杭州，清初即居杭州。《聯合文學》刊『土地與我』專欄，征稿及我，因而深憶『橫橋老屋』，連日的心境，真如玉溪的詩：『悠悠揚揚夢惟燈見，淩落生涯獨酒知。』

厲樊榭在雍正初年作《東城雜記》，中有一條云：『橫河，東運河之支流，西湖水灌市河，從城外過壩入焉。東西夾以雙橋，如眉影窺鏡。《夢梁錄》云：『崇新門外，小粉場前普安橋，又名橫河橋。』其東名廣濟橋，今但名東西橫河橋，而小粉場則里人仍稱之。小粉場今稱小粉牆，往南即為葵巷，袁子才幼居於此。由葵巷向西，過官巷口，一直到西湖邊，是我兒時最熟悉的一條路。橫河東西向，北南兩岸稱為大小河下。大河下並列四座大宅，我家是西面第一座……」

這裏列出了許多江南深巷小弄的名字，橫河橋、葵巷、官巷……都是古色古香的街道，還帶着唐宋遺風。高陽也特別指出這些地名載於紹南宋都城臨安城市風貌的著作《夢梁錄》。所謂「時異事殊」，「緬懷往事，殆猶夢也」之情思，也只有從這些詩情畫意，帶着六朝煙火氣的地名窺見一二了。正如舒蕪先生說過的：「六朝以來的流風

餘韻在中國民間特別是東南民間，還多有保存……」

黃裳先生《沈園》一文開頭云：「從東湖回來，時間還早，就順路去訪沈園。園在紹興城東南角的南街洋河弄內。這是一條很窄的小弄，兩旁都是民居，我們推開一扇小小的黑門，走進了一個廢園。這似乎更像一個菜園，和百草園差

不多的那樣一個地方。」「洋河弄」這個名字，包括它的環境，與高陽筆下的橫橋、葵巷相仿，也都帶着「六朝煙水氣」，是江南民間活生生的文物。

舒蕪的《南通，張謇，管勁丞》一文提到丁古角三十五號，丁古角這個名字，還有老先生家中古色古香的擺設，無由地讓我回想着童年的一個冬天，在南通外婆家所住的孩兒巷。青麻石鋪路，小巷深處石頭砌成的水井……孩兒巷或許也是南宋就有的名稱吧。

二〇〇八年我背包在南方獨遊，長途汽車行至路半，黃昏裏上來一個青年。司機問他往何處，他以濃重吳音斬截回答「盛澤！」我心下一驚，明末吳江盛澤的歸家院，這個柳如是曾經僻居的位於「吳江垂虹亭下」的湖市，竟然離我如此之近。而且直至今日它依然是江南人民隨意往來的小鎮。這種穿越古今的文化想像，宛如車窗外處處可見的小橋流水青瓦白牆，讓我一路如沐煙雨。漢唐文化，六朝餘韻，就活在江南深巷這些不起眼卻有味的地名裏。



文化什錦 侯宇燕

冰雪世界



市井萬象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以北京冬奧會為契機，用冰雪還原俄羅斯、法國、瑞士、挪威、意大利等曾舉辦冬奧會的國家的經典建築元素，用冰雪講述冬奧故事，打造集觀賞、遊樂、傳播冬奧知識於一身的主題冰雪樂園。

中新社

折柳寄情別香江



君子玉言 小香

在寫這篇初稿時，因手機落在別處。冒雨跑到朋友阿明處，一邊等手機，一邊撕下用過的日曆，在背面手寫。手寫一半，因情勢有變，改簽航班。改簽完成後，這篇成了在港期間最後一篇——道別。

歸途在即，疫情太過嚴重，日增近萬。老友已不能見，所有的相約都取消，行李行程等等安排，也都打亂，臨行前諸多頭緒，只能留作未盡事宜，委託代辦。

遭遇最冷之春，氣溫驟降到最高攝氏七度，冷過隆冬。寒風冷雨中，人瑟瑟心惶惶，寢食難安。凌晨起來打包行李，待同事朋友幫着運走安頓好。房間空蕩蕩又亂糟糟。一如此時心情。

內地四面八方的朋友得知香港疫情，紛紛問候，老領導特意打來電話叮囑小心保重。香港這邊M兄把送機、行李及後續諸事都扛到自己身上，給了最大的定心丸。煩亂中些許安慰平靜。夜晚小坐店裏，突覺這是最後的小聚，淚水潸然……

此時，冬奧會開幕，人們正在道別。中國人浪漫的送別方式，長亭飲酒、古道相送、折柳贈別、夕陽揮手……而此時疫情之下寒風冷雨中，與香港的告別，離人故友已經無法相見「道」別。

出來進去，只有一個人，默默地心裏，向一座城，告別。

寒雨中，走過熟悉的小公園，紫荊花在雨中一邊落英一邊綻放，合歡在春寒中瑟瑟着微笑；走過熟悉的海味街，店舖還開着，勤勉的人們還在勞作，卻幾乎無人光顧。寒流很快會過去，疫情何時是盡頭？走過小巷深處熟悉的塗鴉牆，殘垣斷壁上，古靈精怪的卡通圖案，只有一個HAPPY寫得工整清晰。每一個場景似乎都在問：此時之別，何時再見？

一陣哽咽……滾燙的淚水與寒雨交織成霧氣，眼前一片朦朧。兩層口罩、眼鏡、帽子遮擋了一切情緒，臉上是熱淚，身上是冷雨。

手機——拍下這些平常景物，以塗鴉牆為背景自拍，再後面是斑駁的老樓和蔥蘢的小公園。雨水淚水蒸起的霧氣遮蓋了鏡片，看不出樣子，只有自己知道——

那年那時，來過走過。未來也一定會想起念起。這一個小小角落，那麼侷促狹小，卻超越了香港的一切繁華，那麼夢幻溫馨，蔥鬱芬芳，成了心底的後花園。

車子在細雨中一路開過，上環、中環、灣仔……荷李活道的老樹老樹，中環的老店，叮叮車轟隆轟隆閃過……曾經的圍爐夜話，對坐品茗，小巷漫步（至於「黑暴」時的恐怖記憶已不想提及）。此時只見街景，不見故人。漫漫細雨，滿腹離情別緒，一時凝噎。

一路用手機攝影，細雨濛濛了車窗，朦朧的景物唯有自己看得出來。外面不過平常景，卻是內心留戀處。

記得剛來之初因非法「佔中」出行全靠步行，臨別時又因疫情不敢乘坐公共交通，來來去去也是步行。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巧合，這一場與香港的緣分，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想去游最後一次泳，去看看鬼手岩完成夙願；想念海上觀日落彩霞，想念農莊看山林摘木瓜，想念知好好友圍爐暢聊……

一切一切，阻擋於疫情之外。小小香港，竟成了咫尺天涯。所有的遺憾只能放下。這將是一場沒有儀式感的告別，有點兵荒馬亂、狼狽不堪。不過，縱然會有時過境遷，滄海桑田，赤子初心是不變

的。所有的遺憾，所有的掛念，儘管五味雜陳，但回甘不盡。

其間，劉太走路送來手繪的石頭畫並手書「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還有她製作的羊毛小鳥，別致精巧，愛不釋手。Billy說正練習一首歌《長相依》，原打算送行聚會唱呢。WYG說既然無法餞行，就開車送機場吧……

或許日後山高水遠、難再相見，但曾經付出的辛勞甘苦，曾經交匯過的殷殷目光，曾經交付過的真心真情，就是此程最珍貴的獲得。

朴樹有一次唱《送別》時，唱到一半，情難自已，泣不成聲。離別的人，又聽到冬奧會閉幕式上響起《送別》的旋律：「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下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場外人已不忍卒聽，若唱起，怕也是泣不成聲。

沒有十里長亭，沒有楊柳依依，一腔別緒，紛紛亂亂，人又謂——

「韶光逝，留無計，今日卻分袂。驪歌一曲送別離，相願卻依依。」

聚雖好，別雖悲，世事堪玩味。來日後會相予期，去去莫遲疑。」

字字句句，敲打離人心。倒是這一句來得爽朗：「今番良晤，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咱們就此別過。」香港，只能陪你到這裏了。



▲連日下雨的香港街頭一景。 法新社

古董與上手



如是我見 海龍

據說古玩行裏有句行話叫「上手」。上手指對珍貴的文物必須親自摸一摸、鑒定並感受一下才敢確定其真偽和身份。上手也叫過手。這一摸，就等於是與這文物在其生命史上某個時空交匯點有過親密交往、與它的內在生命信息對上了暗號，跟它傾訴並說過話。

在大多數人生活中，雖然有可能見到過一些稀世珍品甚至世界級的國寶比如商周青銅器、古希臘出土維納斯、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米開朗琪羅的大衛像、莎士比亞手稿、李後主的書法和宋徽宗的畫，但它們大都被供在世界級博物館裏讓全世界人瞻仰的。可以細觀或仰視，但不能靠近更不能觸摸。雖然它們都近在眼前，但可望不可即。

但因緣際會，有時我們也有可能跟這些稀世珍寶或文物有密切接觸甚至上手感觸的機會。其中一個機會就是在世界級的古董文物拍賣行。以紐約佳士得、蘇富比和邦瀚斯等拍賣機構為例，它們常年組織全球各地著名文物拍賣，其中不乏世界級文物和人類各文明時期創造的精品；至於某些國家的國寶級文物拍賣更是很平常的業務活動。譬如說，紐約每年舉行

亞洲藝術文物聯合拍賣活動，一般有春秋兩季，每次延續兩星期左右，大約五六十家拍賣公司和機構參加；可謂盛況空前的交易和展示。甚至連續兩年禍害全世界各種生意和文化活動的新冠肺炎都沒能擋住它的正常進行。

拍賣會和展覽有不同。其中最大不同就是除參觀瀏覽外，你還有機會研究、親炙這些人世罕見的珍寶，跟它們進行無距離接觸，而且直接上手、了解這些文物的前世今生甚至它們的命運。

二十年前的拍賣行比較保守，預覽和參加拍賣者需事先登記甚至交押金。本世紀初開始已經基本放開，重要拍賣活動登記一下信用卡號碼之類即可；而一般拍賣，連這個環節也免了。

按照行規，在拍賣前皆有幾天預展。懂行者或有意投拍者可以提前「火力偵察」去研究或號定自己中意的文物。在這幾天預覽期，參觀者可以請拍賣行取出自己心儀或感興趣的文物上手研究揣摩仔細端詳。一般情況下，只要這件文物尺寸允許被取出，拍賣行都會欣然拿出奉到你手上無猶豫或刁難。即使他們知你可

能並非真正買主或只因好奇求閱，只要你尊奉行規，他們會客氣恭敬地將稀世珍寶奉到你的手上。

有這樣的機緣，當然給了我們不少上手的機會。二十多年間，從商周青銅器到中國的寶鼎、圓明園獸首、敦煌文物；價值千百萬的珍罕名瓷或尼泊爾中古金佛；從文與可的竹子到王冕梅花真跡，筆者都有幸親炙。當然，乾隆的字、八大的畫、鄭板橋的竹、沈周的詩畫、齊白石和張大千的作品就更不在話下了。

拍賣行上手行規很獨特。如瓷器和玉器皆可裸手觸摸，而青銅、書畫作品需戴上他們提供的手套。凡要記錄或做筆記必須用拍賣行提供的鉛筆和紙張，不能用自帶的紙筆。



▲元代王冕的梅花圖（局部）。

中國古董行有個非常可愛的俗語叫做「過吾手，即吾有」。就是說不管這個文物何等珍貴或有着多麼滄桑古老的年華，我曾經親手用我的血肉之軀、我的肌體親近和感受過它。在那個時刻，我能夠跟它無距離無隔閡地交流。那個瞬間，它屬於我，或至少有可能屬於我。

近年來有博物館開發新理念，有些雕塑繪畫類供人造仿品允許參觀者上手。這些規定看似便民，但從長遠計，未必可取。因為寶物若是純粹成了仿品而容許人人上手，它就成了俗物沒有了原作的厚重、神聖和歷史感而輕薄了文物。當然，有時為了便利殘障者而設仿品當屬例外。